



午后的岁月

叶兆言
余斌
著

叶兆言非虚构作品系列

午后的岁月

叶兆言
余斌 著

叶兆言非虚构作品系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午后的岁月/叶兆言,余斌著. —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
2010.1

(叶兆言非虚构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5458-0178-1

I. 午… II. 叶… III. 文学评论—世界—现代 IV. I1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22116 号

责任编辑 陈 琪

技术编辑 吴 放

装帧设计 张志全

午后的岁月

叶兆言 余 斌 著

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 www.shsd.com.cn)
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
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9×1194 1/32
印 张 7.125
字 数 160 千字
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58-0178-1/I·66
定 价 20.00 元

序 余斌

还是读大学本科时，有次到叶兆言家找他玩，他好像是受家里人指派买东西去了，只他母亲姚阿姨一人在家。姚阿姨是不会让客人冷落的，即使是我这样的晚辈。坐等的当儿，她问起学校里的情形，还给了我一问：“你看兆言这个人怎么样？”骤然间我有种考场上答不出题的惶惑。然而长辈有问，即属偏题怪题，不能不答，我还真想了一会儿，最后硬着头皮不得要领地答了一句：“兆言人好。”——是说他厚道、正派，还是指别的什么，我自己也说不上来。

与叶兆言相识相交，转眼间已二十多年，说对他全无所知，那是假的，有的地方，我自信还知之甚深，但事情就是这样，有时你接触越多的人，越难说出个子丑寅卯。这次因搞“访谈录”，不时地出入往事，不由想到与他相交的种种，也就想到作为朋友的叶兆言。

朋友有好多种，我想叶兆言不属于那种豪气冲天、割头换颈的朋友。“为朋友两肋插刀”之类的话用在他身上是不大合适的。虽说他时常给人大大咧咧的印象，提起朋友，“哥们儿”、

“铁哥们儿”的豪语也会脱口而出，但他身上委实并无多少江湖气。大包大揽，人我不分，在朋友面前拍胸脯，打包票，为朋友强出头，皆非他的本色。“君子不党”，“死党”式的朋友，严格地说叶兆言大约没有。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他不“仗义”，不“够朋友”，正相反，他很看重友情，对朋友，特别是“旧雨”，他是时在念中的，而且能尽力处，一定尽力。比如他现在算是名人，若有朋友请他写文章捧捧场，他多半是应的，有时朋友无所求，他也会想到，会惦着，只是他不会说过头话，吹得离谱。反过来，我有次写了篇评他小说的文章，字里行间并非没有一点“微辞”，他当然不会看不出来，也未必就同意我的“微辞”，可文章还是经他手拿去发表了。他不喜滥施友情，也不会滥用友情，与他平素的为人一致，这上面有他的一份蕴藉，有他的分寸感。

朋友之间言“分寸”，似乎显得生分。研究生毕业后，我和他还时相过从，只是渐渐都有家有口，人到中年，繁杂事都多，同窗时的朝夕盘桓是再没有了，有时他打电话来有事相托，比如帮他查个资料、借个书什么的，总要问麻烦不麻烦，并且总不忘叮嘱，太麻烦就算了。即如这次搞访谈，事先与我商量，也是有几分试探的意思，其实我不是他那样的忙人，而且邀我合作，于我也未尝不是件有面子的事。有几回谈话过后，他发现我的话不多或是不大随便，便促我放开些，言下颇有些歉然，好像担心对话不够平等，是否委屈辱没了对手。他这些个礼数，我初时还有些不习惯：朋友嘛，何须这些？后来年齿渐长，阅人既多，就发

现这实在是他的好处。并非仅出于礼貌，也不是生性拘迂，是朋友相处，他有一个“敬”字在里面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他尊重朋友，不自我中心，能为朋友设身处地。朋友相处而有“敬”，我觉得比称兄道弟两肋插刀之类更难得，至少现在是如此。

不党，有敬，这与其淡如水的君子之交，是庶几近之了吧？这上面叶兆言是有些旧派的，恐怕与他们家的家风大有关系。交友之道也见其人，叶兆言看上去有些名士派，不过依我之见，骨子里还是有温柔敦厚的君子之风。

想到上面这番话，是因为叶兆言不止一次对我说“访谈录”也是对友情的一种纪念。当然不全是为了友谊，二〇〇〇年年初，他说起这事，我一诺无辞，甚感荣幸之外，也有一份好奇心：两人过去在一起，说过的话已非车载斗量足以尽之，但这几年来往已是少而又少，有时几个月也不照面，即使见了面也不再有往日的联床夜话、促膝长谈，我不知道现在坐下来是否还是过去谈话氛围的延续。此外，过去是关起门来，海天湖地漫无边际，此番面对了录音机，自然不同，我很想知道会谈成个什么模样。我对琢磨人有兴趣，还想看看叶兆言如何“表演”。现在书已完成，我发现它与我的想像颇有距离：有的话题，我以为很有意思的，没说；有些话题，说了，却未能尽兴。原因当然非此一端，不过有一端该我负责。我指的是访谈过程中我一再陷入角色的尴尬：在某种程度上，我该扮演主持人或是记者的角色，可大约是大熟的缘故，我常常忘了自己的这重身份当甩手掌柜，倒是

叶兆言“反客为主”地导引话题。有时我则又过于意识到这职守，用叶兆言的话说，就是没有利用好我的优势，令谈话有时不那么生动、精彩。

可以补救这一点的是叶兆言的坦诚。议论起这本书时，叶兆言说得最多的一个词是“不要装孙子”。除了不要玩理论，多谈切近生活的话题之外，这也是对读者实话实说的意思。当然，这也算是公开场合，不可能当真像两人私下交谈，可以放言无忌，以他的分寸感，自是当讲则讲，不当讲则不讲，不过谈到他自己，说到他的不自信，他之相信“帮夫运”之类，却都是大实话，而且说得实在，一点不矫情。这里很可见出他的诚笃。

谈话当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则是“温馨”。叶兆言素来讨厌浪漫主义式的感情洋溢，这样颇带情感色彩的词若在他的文章里出现，多半会是很节制的，这一回说出来却不大吝惜，以至于我还擅自做主删掉了几个。这当然是回忆引出来的，也说明他很是念旧，里面当然也包括我们过去的交情，否则他也不会将一部并非叙旧的访谈视作对友谊的一种纪念了。只是“纪念”这词不大好，纪念的对象总是已经逝去的東西，纪念有时就意味着埋葬。我是希望与他一直保持这份友情的。毕竟，有这样一个朋友，不易。

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一日 西大影壁

目录

序 余斌……001

二月十八日

想上大学的欲望那么强烈，甚至超过了性冲动……001

二月二十四日

在我看来，陈先生倒更像一位私塾先生……015

三月五日

学校毕竟是个相对好的地方，学校不好，外面的世界更糟……028

三月十四日

你知道我性格里很糟糕的一面，别人若不把我当人，我就不把自己当人……041

三月二十一日

现代文学总体上是平庸的，还不如说是那些史料对我有些好处……054

四月五日

我想我的世界观，我的文学标准和尺度，都是外国文学作品给的……077

五月二日

要是你被流放，我劝你带上一本《林纾选评古文辞类纂》就足够了。说到底，我还是喜欢周作人，周作人的写作是生理现象……097

五月十五日

诺贝尔奖注定是尴尬的，注定让中国作家哭笑不得……113

五月二十三日

好电影会使作家产生强烈的试一试的欲望……126

六月二十日

作家有时越写脾气越大，越写越理直气壮地有许多坏脾气……140

七月八日

我经常感觉到自己很无聊，很平庸，枯燥无味，整个是架写作机器……156

七月十五日

作家永远是单数。如果一个作家仅仅是靠和另外几个作家名字连在一起而存在，那是件很煞风景的事……170

附录：柳树开始的对话……185

写作，生命的摆渡……202

跋 叶兆言……219

重版后记 叶兆言……221

二月十八日

想上大学的欲望那么强烈，甚至超过了性冲动

余斌（以下简称“余”）：好像你对“访谈”有过微辞，现在却想通过访谈的形式弄一本书出来，是不是觉得有些尴尬？

叶兆言（以下简称“叶”）：是的，不仅尴尬，而且有些发怵。见过一些和我有关的访谈录，总是忍不住想，这些东西是否真和我有关。有人根本就没和我谈过话，仍然写了这样的文章，有人确实访谈过，可是变成了文字，怪怪的，自己看着都觉得陌生，人赃俱获，你还真不能说什么。

余：我们只是聊聊天，你别老想那会是一本书。不就是清谈吗？你讨厌演讲，清谈我知道你是不反对的，而且喜欢清谈。据说现在常有人请你去演讲，真难想像你如何在大庭广众之下高谈阔论，但几个人在一起聊起来，你的滔滔不绝、侃侃而谈我是领教过的，想当年我们在一起，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清谈，聊上半年还欲罢不能也是常有的事。当然有不少言不及义的废话，不过也有些是可以美其名曰“火花”的。这么些年过去，阅历广了，又积下许多写作的甘苦，聊起来必有另一番兴味，过去我们时常谈论的话题再拿出来谈，也会谈出一些新意来，没准里面就有不少火花。你不是总喜欢说，要用文字把脑子里想的东西固定下来，因为思想的火花一闪即灭吗？现在我们做的事，只不过是把说过的话变成文字，虽然说过的话不一定有思想。电话里你说已经为

“访谈录”想好了书名——《午后的岁月》，说明你还是有备而来。怎么还没谈，倒已先想好了书名呢？

叶：这是我的习惯，名不正则言不顺。没有名字，我就没法开始工作，人是一个习惯的动物。

余：你就先来一番“破题”吧。

叶：很简单，每天上午我都写作，写作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。写完了，一天也就结束了，换句话说，一天刚刚开始。这本书的特殊性，在于它是在午后进行的，是我生命中另外的一部分。它既是一个现在时态，不断地开始和延伸，也是一个过去时态，因为说的都是过去的事情。

余：通常的说法似乎应该是“午后的时光”——有点英国人喝下午茶的味道——“岁月”在后面好像有点拖不动。不过我觉得这书名不错：在通与不通、有理无理之间，歪打正着，有几分词语上的陌生化效果，也许有点异样才更容易让你找到你所需要的谈话感觉？

叶：也许是吧。

余：好，言归正传。不止一次听你谈到过想上大学，这好像是桩谈起来总是能让你激动的事，那我们今天就从想上大学开始谈起，如何？

叶：行。你比我小三岁，从表面上看，我们两个有相似的经历，在大学同窗七年，但更多的还是不同的经历。虽然你也当过工人，但毕竟你才干了几天，你没有这种想上学的强烈体验，而

我对读书的迫切愿望，现在回想起来，是最刻骨铭心的一件事情。整个青年时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想读书，每当我打开这个话题时，就觉得津津有味。人总是会情不自禁地回忆，我有很多散文都写过这件事情，其中有一篇散文的标题就是《想读书》。我中学毕业是一九七四年，文化程度非常低。我想中国最没有文化的一代人，就是比我大三四岁，然后到我为止的这一代，因为前面的老三届，起码中学教育是完整的，在我后面的这一批，譬如你们，赶上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，还稍微学到一点东西。我毕业的时候，数学考的是珠算，而且只学到乘法，整个几何课只做了一个模型。这种程度和现在初一年的学生差不多。现在，我女儿总说，你们那时候书是怎么读的，快活死了。

余：我也就晚你几届，好不到哪儿去。刚上中学时，物理、化学这些课都没有，那时叫工业基础知识、农业基础知识。

叶：但你们好歹赶上了一个“回潮”，我们整个没这概念。我记得印象很深的是初中毕业，班上有很多年龄大的人，初中毕业就可以工作了，当然他们很高兴，早工作早拿钱，而且工龄也长了。而我的年龄得继续上高中。高中是两年半，整个高中期间，每年学工一个月，学农一个月，还要军训，几乎没好好读过书。整个中学给我的印象，只是到临考试时背一下课本，能这么做，已经是好学生了。

余：那时就有想读书的情结了吗？想学些什么？

叶：当然不会。一个人在读中学的时候，还没有这个脑子。

轻轻松松，这有什么不好？

余：也是。否则就要算天生的“读书种子”了。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强烈的想读书的愿望？

叶：中学毕业，特别是当了工人以后。人总是在失去了什么以后，才会感到珍贵。高中毕业后的一段时间，是我一生中最悠闲的一个阶段，那是真正的无所事事。高中毕业我待业一年，这一年实际上我是爷爷的秘书，我照顾老人家，听他聊天，陪他去看他的朋友，在他的身边乱看书，看了很多现代派诗人的诗。当时觉得人活着对什么都无所谓，因为这个社会没有任何希望，没有前途。按照当时的标准，我面前的路倒是比较光明，我是独子，不要下农村，迟早会有个工作，我当时没有危机感。待业一年后，祖父依依不舍地让我回南京工作，因为当时工人阶级是个很美好的词，他没有阻拦我，我进工厂的时候，应该说是皆大欢喜。虽然是一个非常小的小厂，但是面对下乡，我这个两三百人的小厂就是个很不错的单位，而且我的工种也不错，是钳工。

我产生想读书的愿望，是进了工厂以后。愿望是由于那种完全机械的工作，整天没有一点乐趣的生活逐渐造成的。在恢复高考之前，我只是单纯地想读书，学点东西。恢复高考后，突然感觉到上大学成了唯一的目的。想上大学的愿望是那么强烈，甚至超过了性的冲动，这让我想起来都有些不好意思。那年头，有的女知青为了上学，不惜出卖自己的贞操，不少大队干部，也就是因为手上有着让别人上大学的名额，理直气壮地把人家好端端

的姑娘给睡了。我想我当时要是女孩子，也遇到这样的事，怕是不能幸免，因为想读书的念头足以让人失去一切理智，这似乎是件物有所值的买卖。

余：有这么严重吗？

叶：就是这么严重。人是个奇怪的动物，有书读的时候，你绝对不会想到上学是如何的好。人贱得很，越是没有，就越想，越是得不到，就越疯狂。当时，形式上的读书气氛还是有的，譬如到处提倡办“七二一工人大学”，各个厂都自己牛皮烘烘地办大学。我们那个小厂就和北京理工大学（当时是北京工学院）联办，那时候，有个老师带着一群学生来我们厂实习，一方面搞科研，一方面就像做好人好事一样，为我们这个大集体性质的小厂办工人大学。这是那个特定年代里的一幕情景喜剧。我进了工厂后，突然变得很上进起来，虽然不知道自己想学什么，可整天就是想学习，仿佛大姑娘想嫁人一样，嫁给谁不知道，只是春心洋溢，已经做好了充分的爱的准备，就等着实实在在地去爱一个人。自己厂里要办工人大学，我非常积极，连做梦都兴奋。我那时候在厂里学技术比较用功，老师傅都很喜欢我，都觉得厂里办大学，对我这样想上进的人是个好机会。我在厂里人缘也很好，有一个我最好的朋友，他是电工，对上不上“工大”是无所谓的态度，我拼命劝他去。他没有兴趣，不肯写申请，我就自己写一份申请，又代他写了一份交上了。很快，厂里的批文下来了，可是，唯一刷掉的一个人却是我。

这是我一想起来，就觉得恶心的一件事。刷掉我是因为办这事的人跟我过不去，他跟我过不去完全莫名其妙。当时一个老师傅问他，你为什么不要他，回答是，他没有培养前途。他这话也许有理，因为他手上有那么点狗屁的权力，他说没前途就是没前途。事实的真相，是他让我替他买药，一种很贵的自费药，第一次买了就没付钱，后来又要，我父亲觉得他是敲竹杠，让我拒绝，因此他就怀恨在心。有种小人是绝对不能得罪的，你要拒绝，那好，你就别想上学。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赤裸裸直截了当。这件事曾让我很伤心，为什么我这么计较这件事呢，因为在上班时间，跟你一起进厂的那些学员到时间就可以学习去了，而你还在干活，而你又是那么想读书。我那位好朋友说，反正我也不想读什么微积分，既然是你替我报的名，你干脆替我去上课算了。

当时我心里真的很难受，你感到自己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，就觉得窝囊，憋气，又无可奈何。后来我就去上夜校，这谁也拦不住，因为是下班时间。那年头只有傻瓜才在下班之后去用功读书，当时夜校和扫盲班一样，工厂的工人去读不用花钱，我就报了机械制图和高等数学，一个星期上两晚上的课。

余：那时的夜校是不是也没有文科？

叶：夜校有语文，但那时候我对于语文没什么感觉。对我来说，最正常的就是学自然科学。

余：那时候，上夜校有什么好处？

叶：没有什么好处，你只是找到了一种打发时间的方法。

余：你没有在自己的工厂上学，是不是特别伤自尊？

叶：也许吧，其实这个工大也是扫盲班，或许还不如夜校，它只是一个形式，提供了一个机会，实际上学不到什么东西。它给我造成的印象，无非是大家原来在一起上班，到上课时间他们可以洗手学习去了，而我还得继续干活。我真不值得为这样的事耿耿于怀。这些人去上课了，你孤单单地留下来，真有一种另类的感觉。我读夜校也是另类，因为那年头读夜校的人不是很多。

余：这种夜校显然也改变不了什么，比如个人的前程，你何以那么起劲？

叶：非常简单，说穿了，还是为了想做一个非常好的工人，因此会去学机械制图。当时的社会十分简单，没有什么娱乐，我只有两个爱好，其中之一是照相，另一个就是读书。那时人的精力过剩，时间太多，读书就是读书，没有什么目的，没有人想不当工人，因为工人还是那时候最好的选择。想上大学，不想当工人是恢复高考以后的事。记得当时很兴奋，整个夜校沸腾了，因为想读书的傻瓜都集中在夜校里。我敢说，后来的很多人才，就是夜校里的这些人。

我当时就是想读书，读什么无所谓。一开始是准备考理科，我在中学时自我感觉化学很好，于是就想学医。化学和学医究竟有什么联系，当时也没想明白。一听到恢复高考，机会来了，我很自然地就机会主义，连忙拿起化学课本，还专门去一个老师那

里补习数学。

余：以前你学机械制图是别无选择，恢复高考后，选择就多了，按说你们家里的环境，应该让你自然而然地选择文科。

叶：——正好相反，我家里都反对我学文科，南京的家人和北京的祖父伯父在这方面惊人的一致。我父亲因为被打成“右派”，很恐惧这个东西。对于我来讲，报考大学，考虑什么都有可能，考虑数学、化学、医学，甚至林业，都非常自然，唯一没有想到的就是文科，我做梦都没想到会考文科。恢复高考后，很兴奋地就准备考理科，当时也不太懂文理科之分，更不知道要求，到准备报名的时候，突然发现一个严重问题，理科要体检，我的眼睛体检不合格，因此，想上大学只能考文科，不能考理科。当时想读书的欲望很强，就临时改文科了，匆匆上阵，第一年虽然参加了复试，还是落了榜，落榜对我是个刺激，因为我发现自己很笨，很糟糕。

我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一度夸大了落榜对我的影响，其实落榜之后，类似的刺激还有，对我来说，并不比落榜影响小。当时我完全是个想读书的痴心汉，非常非常想上大学，但是我对考上大学并没有什么信心。我从来就不是信心十足的人，如果我有信心，后来就不会出现考取工人大学的那个波折。你一定记得，七七和七八两级学生之间实际相差只有半年，而这半年中，南京市机械局系统办了一个正式的工人大学。过去的工人大学是厂里推荐，这次却要正经八百地报考。考上了，由厂里出钱，读三年，